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一六八回 結秦晉周家識英雄 追刺客群雄皆被獲

話說孔壽在房上，看見飛雲一伙賊人正在那裡談說行刺之事。孔壽想起一鏢之仇，飛身跳在院中，一擺鏈子錘說：「飛雲！孔大爺我跟你朋友相交，你無故夜晚移禍於我，把幾個差官引到我們那裡。你逃走了，我都不惱你；又在葵花觀把我等用迷魂藥醉倒，要殺我們。也是我等命不該絕，石鑄將我們救回公館。你這廝夜晚行刺，又用毒藥鏢把我打傷，幸喜有朋友不遠千里去討藥，才救了我的性命。我今既有命見你，你我今日是一死相拚了。」飛雲僧方要上去，吳元豹說：「飛雲兄閃開，待我來捉拿這無知小輩。」躡出座位，一順手中的八楞亮銀錘說：「來者你是何人？敢在這裡吵鬧！快通上名來。」孔壽通了名姓，說：「小輩，你是飛雲僧的什麼人？」吳元豹說：「我的綽號人稱癩頭電，我這吳家堡一向無人敢來撒野，你這無知小輩也不知我的厲害。」說罷，一擺那對銀錘，錘頭碰錘頭，只聽喀嗒一響，由錘內冒出一股黃煙來。孔壽聞著異香，只覺得天旋地轉，頭暈目眩，心裡慌亂，眼前一黑，就撲通栽倒了。吳元豹便吩咐手下人把他捆上。趙勇一瞧孔壽被人拿住，氣往上衝，說：「賊人休要逞強，待我前來拿你！」說罷，一擺短鏈銅錘，跳到院中，照吳元

豹就是一錘。吳元豹將身閃開說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趙勇說：「你家太太爺姓趙名勇，人稱白面秀士。」吳元豹一聽此言，把雙錘一碰，又放出了一股黃煙，趙勇聞著異香直透鼻孔，頭暈眼花，心中一亂，也撲通翻身栽倒。

房上眾人看著都不禁一愣，疑惑這個禿子有什麼妖法。紀逢春見孔壽、趙勇被擒，一擺短把軋油錘，躡下房來，一語不發，照定吳元豹面門就打。吳元豹把身一閃，用錘一磕，紀逢春一聞異香，身子也躺下了。武杰見他們被擒，擺手中刀跳下去說：「唔呀混帳東西，你是什麼妖術邪法？」吳元豹說：「你家莊主受過神仙傳授，捉拿你等不費吹灰之力。」武杰並不回答，照定賊人擺刀就砍。吳元豹往旁邊一閃身，雙錘一磕，一股黃煙直衝出來，武杰也栽倒在地。李佩、李環見小姑爺被擒，拉刀並力下去，賊人一磕錘，二人也都昏迷栽倒。

石鑄說：「勝官保你可別下去。」勝官保說：「連我姐夫都被擒了，我焉有不下去之理？」石鑄說：「別忙，我等想個主意。他這個錘不是妖法邪術，他也不念咒語，只把雙錘一磕便冒出黃煙，人聞了煙氣即迷昏過去。我先把鼻子用紙堵上，再下去拉桿棒把賊人捺倒，把錘掄過來瞧瞧。」石鑄找紙堵著鼻孔，拉起桿棒跳下房去說：「吳元豹，你休要逞強，待我來拿你。」吳元豹一瞧石鑄拉著一條桿棒，精神百倍，就知道他的武藝超群出眾。飛雲說：「吳賢弟留神，他這桿棒厲害！」話猶未了，石鑄一抖手就把吳元豹摔了個筋斗，過去剛要掄錘，清風擺滾珠寶刀奔來，石鑄只得撿起桿棒往圈外一跳。吳元豹爬了起來，一擺錘撲奔石鑄。石鑄往裡一吸香氣，這股黃煙都吸在肺子裡，心中覺著一迷，便翻身栽倒了。吳元豹吩咐把七個人俱都捆好。

勝官保在房上看見七個人全都被獲，有心跳下去，又怕贏

不了，心中想道：「賊人此錘定有解藥，我看他自己聞上黃煙並不理會，我何不先到後面訪他這解藥，我要把解藥得著，就拿他的藥去救這七個人。」想罷，往東北一看，有一百多間房子，都是雕樑畫棟，甚是齊整，還有一座花園。勝官保躡房越脊，正往前走，只見下面來了兩個打更的，前頭這個拿著梆子，後下夾著單刀，第二個左手拿著大鑼，右手拿著鈎竿子。頭裡這個說：「吳福大哥，咱們敲完了三更，先別睡覺，去喝點酒。

咱們這打更的，不過是應酬二字，也沒有什麼江湖巨盜、綠林豪傑敢來偷盜，難道還不知咱們莊主的威名，來了也得甘拜下風。」後頭那個說：「兄弟，你既然預備了酒菜，咱們就喝點去。」正說著，勝官保跳了下來，用龍頭桿棒把前頭一個摔倒地上，把後面的那個也拿住了。兩個人一瞧，原來是個小孩子，雖不甚害怕，卻也不敢聲張。官保說：「我問你二人，前頭練把式的那個禿子，他使的錘是什麼東西？說了實話便罷，不然我就將你二人打死。」吳福說：「太太爺，我說實話，你問的那個禿子，他是我們二莊主爺，叫吳元豹。他使的那錘叫瘟癘錘，是他師父給他的。他師父瘟癘道人，名叫葉守敬，那錘一出黃煙，人聞見就要躺下，未曾動手，必須先聞解藥。」勝官保說：「你二莊主的這解藥在哪裡攔著？」打更的說：「由這裡往西拐過去，就是北院四合房，這解藥是我家二主母收著。」官保說：「此事果真，回頭我賞你們銀子；若說瞎話，我把你二人打死。」說著，他便把那兩人的嘴堵上，攔在牆拐角無人之處。

勝官保轉身往西過了一層院子，跳上房去一看，是北房五間，南房五間，東西配房各三間，院中花木不少，房中燈光閃閃，人影搖搖。勝官保在北房使了個珍珠倒捲簾，夜叉探海式，用舌尖將窗紙舔破，往房裡一瞧，乃是順前簷的火炕，炕上擺著小炕桌，一盞把兒燈，擱著兩個蓋碗，兩個茶盅，靠西牆堆

著一堆被褥。房裡有一張梳頭桌，靠北牆是一張花梨條案，擺著兩盆盆景，當中是水晶魚缸，兩旁有玉泉窯的大果盤。炕上坐著一個婦人，看年紀在三十上下，身穿一套素服，倒是蛾眉皓齒。地下站著一個使喚的丫環。就聽這婦人說：「冬梅呀！

天到這般時候，怎麼莊主爺還不進來睡覺？」丫環說：「二奶奶你還不知道麼？大莊主因為玉聖庵廟裡的人叫人殺了，心裡煩惱，同姓周的出了潼關。二莊主爺在外教徒弟練把式呢，又來了幾個朋友。莊主爺告訴我藥給他過了籬，我給忘了，回頭莊主爺知道我沒有收拾好，又犯了脾氣，要拿皮鞭打我，趁此時沒事，把藥拿過來給他收拾好了。」那婦人說：「也好。」

丫環拿鑰匙去到東裡間打開箱子，拿了一個包兒，裡面有一個瓷盆，還有半盆藥，用小籬過了細麵，裝在兩個瓶兒裡。冬梅說：「二奶奶，天不早了，不用等莊主爺了，留一個人等他，咱們睡吧。」

勝官保在外面看得明白，想使個調虎離山之計，把他們調出來，就把藥偷了，不知道天可湊我個巧機會呢？只見那婦人把藥瓶擱在條案之上，勝官保一想：「我使什麼調虎離山計呢？」

見院中有些花草，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。他把廊簷下的四個氣死風燈擱在一處，掏出一把硫磺灑在上頭，用引火之物一引，就燒起來了。勝官保躡上房簷，等人出來，好進去偷藥。就聽那冬梅說：「二奶奶，了不得了，外頭著火了！」王氏帶著兩個丫環趕緊出來一瞧，是氣死風燈著火了，有一股硫磺味，這必是歹人放的。

勝官保見王氏出來，他一個千金墜下來，轉身進了屋子，掀開裡間的簾子，見兩個藥瓶卻沒有了，後窗戶還忽忽悠悠地動呢。勝官保一蹬桌子，躡出後窗戶一瞧，蹤跡全無，不禁一陣發愣！心想：「我好不容易才找著這放解藥的地方，要救出那

七個人來。我自己也算很快的了，不想他人更快。我們來了八個人，七個被獲，此時還不知死活，我有何面目回公館見人，不如跟賊人一死相拚了吧！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